从两极互动结构到单子*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观察

郑文东 林柯

摘要 本文考察了洛特曼提出的术语——单子,单子即两极互动的最小结构,离散型和浑成型这两大类文化符号构成各种层面的单子,形成同拓扑的关系,相互交织,生成文本的意义,同时也构成人类思维模式的特点。单子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立足点,通过对单子的溯源,分析其智能性,探索其功能,进而对贯穿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思想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洛特曼 符号单子 两极互动 智能性 DOI:10.16238/j.cnki.rla.2022.03.013

作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①的 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生孜孜求索, 其理论沿着文学史—文学符号学—艺术 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的路径流变,至今都 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

洛特曼关于如何看待文化的思想经历了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他从具体到抽象、从分析到概括,逐步勾勒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系统的文化概貌:②文化是所有非遗传信息的总和,是这些信息组织和保存方法的总和,文化不是信息仓库,这是一个甚为复杂的有组织的机制,它保存信息,对信息编码、解码,进而得到新信息。每一个集体的文化都是各种语言的总和,同时也可以把文化视为文本的总和。洛特曼之所以着力于对文化进行符号学研究,是为了找寻文本意义是如何生

成的。他认为:"文化符号学的基本问题是意义生成问题。我们将整体文化及其各部分在'输出端口'提供独特新文本的能力称为意义的生成。"[1](640)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莫斯科一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理论流变研究"(20BWW028)和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尤里·洛特曼著作集汉译与研究"(21&ZD284)的阶段性成果。

① 莫斯科一塔尔图符号学派也被称为塔尔图一莫斯科符号学派(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它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初,集合了当时苏联人文科学领域中最优秀的学者,包括塔尔图大学以及莫斯科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把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作为符号现象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符号学流派。

② 详见《符号域》(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 2000)中的《文化与信息》《文化的符号机制》《文 化符号研究提纲》等文章。

洛特曼于 1989 年在《作为主体和自 我客体的文化》(«Культура как субъект и сама-себе объект»)^{[1](640-647)} —文中引入"单 子"(монада)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洛 特曼强调了符号单子的结构特征,说明了 单子是两极互动的最小结构,由此他深入 到文本意义生成的研究,离散型和浑成型 这两大类文化符号构成各种层面的单子, 形成同拓扑^①的关系,相互交织,生成文本 的意义,同时也构成人类思维模式的特点。

一、"单子"概念溯源

1989 年洛特曼在《作为主体和自我客体的文化》一文中引入"单子"或曰"符号单子"(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монада)这一概念,用来说明离散型符号与浑成型符号构成的两极互动的最小结构,这是意义生成的最小结构,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方法论的立足点,体现了他对文化整体性的思考和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作为主体和自我客体的文化》全文约 3200 余词,单子(монада)及其同根词(монадный)使用了 27 次。单子^②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莱布尼茨出于对现象和实在的思考提出了单子这一哲学概念,他认为世界是多本源的,他把物质世界视为现象,把单子界定为不可分的、单纯的精神实体。世界由无穷多个实体构成,即由无穷多个单子构成。单子永恒存在,"是不能以自然的方式产生或消灭的"。[2](149)单子没有量的规定,因而单子之间无所谓量的差别,只有质的差

别。也可以说,每一个单子都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也就是每一个单子。单子的内部没有窗户,内部不会发生改变。单子之间相互作用,单子间的外在关系会发生改变,但各个单子相互之间不能有任何真正的作用或影响。单子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一种普遍和谐,这种普遍和谐"不仅是一种'自主的和谐',而且还是一种'神恩'的和谐",[2](178) 是"由上帝在创世时就预先设定了的",[2](178) 即所谓前定和谐。

总之,莱布尼茨从作为不可再分的 精神实体单子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单子 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多本源的宇宙观和哲 学观。

洛特曼无意停留在单子论的哲学内涵上,他看重的是莱布尼茨提出单子的出发点——世界的多本源性,这与洛特曼所提出的文化语言的多相性相契合。文化语言的最小组织形式是离散型与浑成型符号形成的两极互动结构,离散型符号具有不连贯、线性、抽象性的特点,浑成型符号具有一体性、形象性的特点,离散型与浑成型符号对立且互动,形成更多不同的文化语言,每一个如此产生的语言都是独立的语言,形成对世界的多元认知,因而文化语言具有多相性。洛特曼看重的还有莱布尼茨单子的这些特征:单子是实体,是组成复合物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单

① 同拓扑:拓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几何学范畴,是关于点和图形中基本特征关系的学科,认为图形中的基本特征在图形被弯曲得丧失原来形状时仍能够保持不变,同拓扑即表面各异下掩盖着一致性和集合性。

②源自希腊语 monas, 意为"一个单元""一个 实体"或"一", 也包含"不可再分的整体"涵义。

元,具有能动性、边界性、整体性。能动的单子是独立的个体,也是整体的部分。洛特曼在文化研究中同样一再强调两极互动结构的不可再分,离散型与浑成型符号并存、水乳交融。两极互动结构既是独立的符号结构,也是不断互动形成的整体符号体系的一部分。洛特曼因此引申出符号单子概念,强调符号结构的两极互动,由此"开始转向符号信息角度的研究"。[3](86)

"单子"这一概念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演变,由此可以看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洛特曼 开始致力于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起初他将 文化视为"由符号系统组成的静态单位 来考察",[4](106)强调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语 言基础上的第二模式化系统,并且从空间 概念角度对文化类型进行描写。随着研 究的深入,他认识到,只将文化作为一个 符号系统来考察,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文 化自由、多元、动态的精神。1973年洛特 曼及其他四位学者(分别是维亚切·伊万 诺夫、阿・皮亚季戈尔斯基、弗・托波罗 夫、鲍・乌斯宾斯基)合著《文化符号学研 究纲要(适用于斯拉夫文本)》(«Тезисы к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му изучению культур (в применении к славянским текстам)») — 文,此时洛特曼认识到"并非只有自然语 言才能作为文化模式的元语言",[5](13) 文 化模式的符号性并不仅仅在于它以自然 语言为基础并借用了其符号性,而在于它 自身就存在独特的有序符号。洛特曼进 一步指出,"没有一种孤立的符号系统能 够形成文化,不论它的组织结构有多么完 善,构成文化的最小机制是必须有一对相 互关联的符号系统。"[1](518)

另外,20世纪70年代后期脑科学领 域的重大发现进一步启发了洛特曼对文 化的思考。美国心理生物学家罗杰·沃尔 科特・斯佩里(R.W. Sperry)根据多年裂 脑研究中的科学新发现证明,"人脑两半 球在功能上具有高度专门化,而且两者是 不对称的,它们既互相独立又彼此互补。 左半球主要负责抽象思维、符号解释和精 细分析,擅长于说、写和数学运算。右半 球主要负责空间、知觉和情感等功能,在 理解立体图像和空间变化,感受复杂的声 音和欣赏音乐,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等方 面显然优势于左半球。"[6](162) 据此洛特曼 区分出了离散型符号和浑成型符号的两 极结构,认为文化研究中离散型和浑成型 符号类型的二元对立和互动是人类思维 机制的一大特点,是人的左右脑的非对称 结构导致的,即离散型符号(或称约定性 符号,如自然语)和浑成型符号(或称图像 性符号,如一幅画)构成的两种异质编码 系统。在这两种编码系统的作用下,人们 通过不同的感觉器官从外界接受信息后, 在大脑中形成不可译(因为它们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编码系统)情境下的互译,这种 互译不能完全等值互译,比如俄罗斯人 称"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就是因 为人们右脑有对太阳的浑成型认知:占据 中心位置、温暖、有能量,用自然语这一离 散型符号说出这种称呼,就是左右脑的共 同作用,究其实质,这种互译就是洛特曼 认为的隐喻基因机制。离散型符号和浑 成型符号的二元互动(дуализм)是人类 文化的普遍现象。整个文化主要就是这 两类符号构筑起来的,它们构成文化的基 础。洛特曼认为,"人类文化的二元结构, 一个最普遍的特点,是并存着约定一离散 型符号语言和图像一浑成型符号语言,不 同的符号在图像一浑成型系统中并不是 形成一个链,而是变成相互类同的形象, 形成同拓扑的关系(如神话思维中关于人 类身体、世界和宇宙的同拓扑)。"[1](570) 这 就是说,在离散型符号语言中,符号和符 号相接,形成线性结构,而在浑成型符号 语言中,符号彰显为形象。洛特曼还指出 离散型符号和浑成型符号之间存在复杂 的相互作用,理想的两极结构有着复杂的 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的张力中发展 出整体动态的文化。反之,没有这种两极 对立,符号机制便会失去内在发展动力,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洛特曼将脑科学领域的发现引入文 化研究,在《作为集体才智的文化和人工 智能问题》(«Культура как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и проблемы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ума»)(1977)、《文化现象》(«Феномен культуры»)(1978)《大脑—文本—文化— 人工智能》(«Мозг – текст – культура –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1981)中论 证了人的大脑半球功能、作为个体的人的 思维模式、以及文化结构的同拓扑性。也 就是说,在思维机制的所有层面上——从 人的大脑左右半球到文化任何一个层面 的组织,两极互动结构都是符号组织的最 小结构。无论是个人思维还是集体思维 模式,都存在两种运作机制,一个是离散 型机制,另一个是浑成型机制,它们都具 有传递、保存和产生信息的功能,彼此相互 作用,但不能完全等值互译,由此成为新信息的动力。同时,洛特曼在人脑结构、个 体、文本、文化同拓扑性的基础上进而指 出,任何思维机制都不可能孤立地运作。

20世纪80年代洛特曼吸收信息论、 控制论和拓扑学的研究成果,借韦尔纳茨 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所提出的"生物圈 (биосфера)"引申出"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 〈亦可译为'符号圈'〉)"概念。可以说, 符号域的提出再次盘活了两极互动结构 的内涵。洛特曼指出:"任何一个单独的 符号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有和这个 空间相互作用,这个符号才能行使其功 能。非单独的符号作为符号单位,应当被 看作不可再分的运行机制,依然是该文化 的符号空间所固有的,这个空间我们定义 为符号域。"[8](165) 洛特曼之所以引申出符 号域的概念,是因为它和生物圈具有共同 的特征,即这不仅是一个包含各独立子系 统在内的统一的母系统,更是诸多子系统 相互作用,共存和发挥功能的前提和条 件。符号域既是文化创造的成果,也是文 化存在的条件。具体而言,符号域内存 在各种各样的符号、文本,存在各个门类 的文化,即各种各样的符号结构,它们各 自的性质、功能、相互关系等各方面都不 相同,但每一个符号结构都具有一个共 性——两极互动的内在组织结构,使得各 个符号结构在一定程度下可译,从而互相 作用,各个符号结构互相之间又构成一个 大的整体,反映和概括了一个民族的整体 文化。可以说,符号域与两极互动结构互 为前提,符号域是两极互动结构运行的前 提和条件,而两极互动结构也是整个文化符号域的结构特征,同时也是符号域运作的前提,是产生新信息的动力来源。

洛特曼认为,在文化中,离散型符号和浑成型符号是并存的,这也意味着,在单子中,它们也是并存的。单子是由离散型符号与浑成型符号组成的不可再分的符号结构,是两极互动的最小结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洛特曼对于文化 的阐释,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二元对 立到二元互动,从符号域到单子的发展过 程,在这一进程中,他不断探及文本意义 生成问题、人类思维模式的真谛。

二、作为智能结构和思维机制的单子

追溯了洛特曼"单子"概念的由来,初步了解了单子与其运作环境——符号域的关系,我们回到文化符号学的基本问题——意义生成问题。洛特曼指出,单子是"意义生成单位的常量模式"(инвариантная модель смыслопорождающей единицы),具有个体性、边界性和自足性。[1](640) 并且,"任何层面的单子都是意义构成的基本单位,同时它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内在结构。其最小组织包括一个至少由两个符号机制(或曰语言)构成的二元系统"。[1](641) 单子是意义的起点,单子即两极互动结构在符号域内运行,但意义生成绝不是单子排成序列、简单堆叠的结果,洛特曼所说的单子是智能结构。

首先,单子是由离散型符号与浑成型符号组成的不可再分的符号结构,单子的智能性表现在它本身就包含信息。前文

已提及,单子与人脑结构同拓扑,也就是说离散型符号与浑成型符号就像人的左半脑和右半脑,左半脑负责理念分析,右半脑负责综合信息,离散型符号与浑成型符号彼此不能完全等值互译,如此形成对外部现实的多元化映射。因对外部映射不同,所以内部结构的互动不是机械地对等交换信息,而是交际、互动,不断生发对外部现实的新映射。

其次,单子的智能性表现在它具有 思维机制的特性,因为单子由两个符号机 制构成,离散型符号构成的机制和浑成型 符号构成的机制彼此之间具有不可译性, 同时彼此相似,每一个都以自己方式模式 化同一个外在的符号现实,比如现实中的 "日出"在绘画和诗歌中有不同的呈现,形 成一种文化意象,这一呈现过程就是现实 模式化为文化的过程,是人的大脑左右半 球的空间中产生的不可译、但同拓扑的意 象,按照约定性等值结构(блок условных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ей)形成,所谓约定性等 值结构,即"在不可译情境下使得翻译能 够实现的隐喻基因机制",[1](641)这一过程 就是单子具有思维机制的证明。单子是 独立个体,单子之间有边界、有层级之分, 而由于符号域内也充满着不同层级的"符 号个体",符号域是有组织、多层级的整 体,与之相对应是文化的层级性,文化就 是众多单子彼此交叉、重合、合并在一起 的,由结构组成的一个大结构。可以说, 文化一方面是作为整体的符号体系,另一 方面也是各种层级的符号体系。归根结 底是思维机制的作用,人类为了生存,必 须对世界有个认知整合的过程,使之成为 有秩序、有规律的世界。这一认知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反过来说,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文化也具有思维机制的特性,单子亦然。因此洛特曼认为,"生成意义的单子的存在要求它进入最高层级的智能整体中,并且直接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单子中"。[1](645) 也就是说,单子是能动的,既然它存在于符号域之中,既是作为个体的整体,又是更高层级整体的部分,那么它的思维特性便要求自身不断地加入更高层级,进入更高层级的单子。

另外,单子的智能性表现在其变化是 不可逆的、不可预测的。洛特曼明确指出, 意义生成的过程是"某些文本从外部进 人系统,它们在进入和离开系统的运动时 间里,其特殊的、不可预测的变形"。[1](640) 由于遭受"不可逆的变形(необратим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1](641) 生成新文本。关 于文化的这种动态变化,洛特曼在分析时 融会了普里戈金 ① 的耗散结构理论,重 视动态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来描述 文化发展的过程并不总是平衡、稳定地进 行。普里戈金指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 放系统(不管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 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 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 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阚值时,经过 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 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 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 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 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 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 散结构'。"[9](252-253)

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是演化的 物理学,描述的是一个演化中生机勃勃的 世界,不再是"存在"的物理学。简单来说, 世界是朝着不可逆的时间方向发展的,发 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在发展的动态轨道上 可能会出现分叉点,在分叉点以相同的概 率分流出两个或几个分叉,而这些分叉将 引向何处,无法预测。因此,发展过程充 满不可预测性、偶然性。洛特曼借鉴这一 理论来说明文化的发展过程,文化发展也 的确不总是和谐的、平衡的,伴有冲撞、甚 至冲突。作为意义生成基本模式的单子 在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如此, "作为部分的单子服从于严格的确定律, 它作为整体、作为'个体'具有选择的可 能和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主于整体和自 己符号语境的可能。"[1](645)也就是说,单 子的运行有其规律性和偶然性,而偶然性 就是智能性的潜在条件,偶然性又和单子 的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单子的内部结 构越复杂,自身所包含的偶然性因素便越 多,"它的行为就越自主,它带给整体系统 的不可预测性就越多。这种组织具有极 大的信息容量并且实际上拥有无限的自 我发展的潜力。"[1](645)

总之,单子是意义生成单位的常量模式、基本模式,是离散型符号与浑成型符号构成的两极互动的最小结构,"这种单子既是整体的文化,又是包含在文化中的

① 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 Илья Пригожин, 也译为普里高津),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原籍俄罗斯, 1917年生于莫斯科, 1949年取得比利时国籍。因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荣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

每一个足够的复杂文本,其中还包括被视 为文本的个体的人。"[1][641] 不管从哪个文 化层面分析,单子结构都是不变的,是两 极互动走向多元共生的,是能动变化的、 不可预测的、偶然与规律并存的。单子是 思维着的单子,是智能的单子,既是整体 又是部分的单子。

三、时刻行使功能的单子

上一节我们谈到,单子本身包含信息,且不断变化。各个符号单子具有保存以前信息,即记忆的能力,具有同拓扑的两极互动结构、具有元语言的共性、具有共同的边界,使得符号域内部不断进行着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位移,并且在边界内建立起某种统一的符号层面。单子拥有记忆、传播信息的功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重点是意义生成,是其创造新信息的功能,洛特曼认为,单子"是新信息的生成器"。[1]644) 我们认为,单子创造新信息体现在三个方面:自我更新、互动更新、整合更新。

首先,单子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要提前说明一点,单子的三种功能没有所谓的先后顺序。并且,单子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单子就可以孤立地运作。"没有一个符号机制能够像孤立的、陷入真空的系统一样行使功能。它运行的必然条件是处于符号域——符号空间中。"[1](642) 单子的运作必定是在符号域内,以其他单子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点是无疑的。单子的自我更新涉及到单子的内部结构,这影响到之后我们对于互动更新、整合更新的分析,因此我们首先来分析这

一点。

单子是有边界的,在它和其外的符号 空间存在着边界。单子具有个体性,我们 说过,它既可以指整体的文化,又代表包 含在文化中的每一个复杂文本,其中还包 括被视为文本的个体的人。单子的个体 性和边界性还体现在它存在"输入端口" 和"输出端口"。单子自身会发生变形,"能 够独立输入"。并且,"既然这种单子拥 有的不是物质存在,而是符号信息存在, 它'使用'某种从输入端口进入的文本. 这不仅不会导致该文本物质上的消失,而 且也不会导致其信息的缺失:文本在'使 用'过程中遭到变形,伴随变形进程,输 出新文本,初始文本同时保存在自己最初 的形式中,能够和自己的变形形成新的关 系。"[1](640)除了可以"输入"和"输出",如 前所言,符号单子还具有约定性等值结构, 即在不可译情境下使得翻译能够实现的隐 喻基因机制。由于这种"翻译",文本遭受 不可逆的变形,这种变形就形成了新信息。

其次,单子具有互动更新的功能。单子的互动更新体现在它与其他单子、与符号域之间的运作关系上,是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单子在符号宇宙的所有层面行使功能——从整体的文化,到包含在文化中的每一个足够的复杂文本,其中包括被视为文本的个体的人——每一个符号单子都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彼此之间不可译,但也正因如此吸引着彼此,从而使得自身和其他(或其他一些)单子形成趋同的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形成两极统一体。并且,"只有当它们进入同一个更高等级的结构联合时,这两个相近的、互相没有

关联的要素组成的成分才变为更高层次的有机统一体。"[1](642)然而,"一旦两个单子发生联系,形成了统一的符号机制,它们便从彼此中立转入彼此补充、结构相反的状态,并且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并且彼此相反。"[1](642)也就是说,两个单子发生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新的符号单子,新的符号单子具有自身的特点,并且也具有两极互动结构的特点。

最后,单子还具有整合更新的功能, 建立在前两个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 也许与所发挥的前两个功能同时发生,也 许在其后发生。单子的整合功能是其结 构致使的。由于人的大脑半球功能、作为 个体的人的思维模式、以及文化结构的同 拓扑性,即思维机制的所有层面都具有单 子结构,思维机制所有层面的两极互动催 生了多样性,促进了文化个性的增长。"然 而,它也蕴涵着各种威胁:如'独特的文化 精神分裂',文化被瓦解为大量相互对抗的 '文化个性';文化多语的状况可能发展为 该文化符号体系的'巴比伦塔'。"[1](564) 为 了不让这种威胁变为现实,在文化结构中 存在着与此相反的机制,这一相反的机制 就是单子进行整合的过程。我们已提到单 子正是因为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而吸引 着彼此,从而使得自身和其他(或其他一些) 单子形成趋同的关系,相互作用创造出新 的单子。与此同时,单子之间相互作用、互 译的需求不断增加,也为建立统一结构打 下了基础。因为单子具有"自我描写的能 力(самоописание)", [1](641) "把自己翻译 入元层面的能力已经包含在单子的本质 中了"。[1](641) 所以,单子不仅仅表现为个

体,不断自我更新、互动更新,它还可以自 我描写,作为部分加入更高层级的各种各 样的单子,因此成为一个整体,使符号域 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

不管是自我更新,还是互动更新、整合更新,单子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结构互动的二元结构,将自身引向多元发展的方向,新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生发,当然是变异中、变化中的生发,而不是一味无限产生新信息,这也确保了文化的开放性和动态性。

结语

上述说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 在不断发展,洛特曼一直致力于还原文化 发展过程的基本模式,找出文化发展的恒 量,以期更加客观、更加符合现实地描述 文化。洛特曼一直立足于离散型符号与 浑成型符号的两极互动是意义生成的基 本单位,二元走向多元的思想贯穿其文化 研究的始终。只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他 厘清了两极互动结构运行的机制、环境以 及与作为个体的人、文化整体的关系,从 而更加明确地以单子来确定两极互动结 构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的重要性,提出两 极互动结构是所有文化层面的结构模式。 如洛特曼所言,"尽管在人类历史的不同 阶段,其中的某一个语言系统企图掌控全 球,并且实际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即使 这样,文化的两极结构也不会被消灭,只 是会呈现更复杂和第二性的形式。"[1](570) 文化的发展总归是动态的、多元的、开放 的、整体的。

在梳理单子这一概念时,我们也联想到物理学的一个前沿领域——弦论,这使我们对物质的看法和洛特曼的单子概念产生了契合。朱清时院士说过,弦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自然界的基本单元,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看起来像粒子,实际上都是很小的一维的弦的不同振动模式。换言之,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位是一小段"能量弦线"。如果把宇宙视为由"能量线"构成的大海,那么基本粒子就像水中的泡沫,不断地产生和湮灭。我们现实的物质世界,本质上是"能量线"演奏的交响曲,这说明只有事物之间的关系才是实在的。推而广之,是各个层面单子之间的多元互动构成了动态的文化。

参考文献

Лотман Ю.М.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М].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6.

- [2] 段德智: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M], 人民出版社, 2011。
- [3] [俄] B.Ф. 叶果罗夫: 洛特曼对巴赫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J]// 郭舒曦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6 年第1期。
- [4] 康澄: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 2006 年第 2 期。
- [5] 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M],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 [6] 赵家业:斯佩里: 1913 ~ 1994[J] // 医学与哲学,1995 年第 3 期。
- [7] 郑文东: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 [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8] Лотман Ю.М. Семиосфера[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0.
- [9] [比]伊·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复杂性[M]. 曾庆宏、严士健、马本堃、沈小峰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From Bipolar Structure to Mon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Zheng Wendong Lin Ke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erm of Yuri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 monad. Monad is the smallest bipolar structure, which is the foothold of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The two categories of cultural symbols, discrete and muddled, form monads at various levels, form a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form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thinking patterns. By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monads, analyzing their intelligence, and exploring their functions,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ideas that run through Yuri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Keywords Yuri Lotman, monad, bipolar structure, intelligence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俄语系)